

侯德榜 庄俊 林可胜 伍连德 陈章 周余 邹丁 郭培源 文秉江 可先 胡文源 贤文 楚江 贤来

熊庆来 星东 陈金 岳大 师行 通知 刘元 霖任 潜光 朱廷 芳初 慈贺 麟复

吴秦风 / 编著

带门学问 回中国

阅读大师智慧人生 传承自由民主精神



大师已逝，唯思犹存。阅其人其事，掘其独立与自由之精神，获真诚内省之力量，挽留那风骨与清正本色。

带门学问
回中国



吴秦风 / 编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门学问回中国 / 吴秦风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622-4707-4

I .①带… II .①吴… III .①史学史 - 中国 - 近代 IV .①K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476 号

带门学问回中国

吴秦风 编著

总 策 划：段仁国

责任编辑：陈亚明 胡 维

责任校对：刘 娇

编 辑 室：教育社科编辑室

电 话：027-67867317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题策划：北京华中师大共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 话：010-63703893

社 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 编：430079

电 话：027-67863040 (发行)

传 真：027-67863291

网 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200 千字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6.375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启动了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向欧美派出二百多名留学生，其中赴美国的幼童要从小学读到中学，有的已经进入大学，接受的完全是系统的西方教育。尽管清廷设法让他们去读一些孔孟等儒家经典，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向往。赴欧洲的留学生基本上都学海军、工程，完全是中国旧学中没有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包括女留学生，所学的也是现代医学、法律、政治、社会心理学等，也是原来的中国旧学难以明晰的。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顺理成章地按他们的文化追求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学术，成为新学科的催生者。正如詹天佑于铁路工程学、颜永京于现代心理学、伍连德于现代传染病学、伍廷芳于法学、马建忠于语言学，等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他们促进了中国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这是留学生学贯中西、具有西学与中学双重文化因子的必然结果。考察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的互动关系，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去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在现代社会，各类自成体系的学科既是学术文化的载体，又是创造新文化的源泉。如果没有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就没有现代中国的文明与进步。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也

正是在投身现代学科的建设中，分解了传统的旧文化，提升了现代的新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使现代学科逐步变成了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学术文化的活水源头。

19世纪末的那些围绕是否引进西学而出现的激烈论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呼吁中学、西学的融合和中西文化的“联姻”。王国维曾特意撰文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留德归来的蔡元培，留美归来的胡适，从欧洲归来学习数理化的侯德榜、茅以升、李四光、竺可桢等，留日归来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利用西方的文学、哲学等学科启蒙中国，并将自然科学移植到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一代风气。

于是，在传统的中国逐步涌现了社会学、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许多新型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学术队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新的飞跃，这些都有助于推广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带有启蒙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实学”，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工程学科，如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

这批留学生在创建新型学科的过程中还将新型的科学文化注入了中国的学术界，诸如科学的研究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以及发动沟通学术和社会的科学化运动等。他们视科学为救国、救民、救己的生命线，提出“科学是工业之母、教育之魂、道德之基、立国之本”的重要观点，呼吁“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希望学术界乃至全体国民都能具备系统而健全的科学思想。此外他们还特别注意传播西方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努力介绍欧美所流行的实验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特别是归纳和演绎法）、数学的方法等，并具体运用到实际研究当中。

在美国留学整整十年的赵元任于 1920 年回到清华任教。他虽然主修数学、哲学，拿的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他一心想从事语言学研究。他一到清华，就和黎锦熙、钱玄同这些有志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名家取得了联系，并大力介绍西方的语言学知识。1925 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方言学》、《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课；此后，即终身投入到了汉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大师级人物。

社会学是清末从西方传入的一门新学科。严复在 1898 年翻译的《群学肆言》和章太炎在 1902 年由日文翻译的《社会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扎根中国的标志。直至 1916 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宝忠从日本留学归来出任北大社会学教授，自此出现了正规的社会学教学。1908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 年沪江大学以及 1917 年清华所设立的社会学系，都请了美国学者来任教。至 1930 年，全国有社会学系的大学达到了 11 所。执教的主干是留学生，尤其是留美生。清华的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中央大学的孙本文，燕京大学的吴文藻、雷洁琼，南开大学的陈序经。吴文藻 1928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区域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方面成绩卓著，其得意门生费孝通留学英国，之后成了中国社会学承先启后的扛鼎人物。

使中国哲学学科走向现代的领军人物是留学归来的刘伯明、张颐、贺麟、金岳霖、冯友兰等人；在教育学学科叱咤风云的则是李树棠、程其保、唐钺、陈鹤琴、陶行知等一批留美生；现代法学的开创者伍廷芳、王宠惠、陆懋德、钱端升等，都是地道的留学生；现代史学的奠基者梁启超和章太炎，虽不是正规的留学生，但曾在海外研学多年，新文化根基醇厚，而后来推进现代新史学学科建立的同样是胡适、陈翰笙、陈寅恪、何炳松、陈衡哲、郭沫若这些留学精英。

.....

人们常说读史以为鉴。在梳理这些先贤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的过程中，观照着他们的学术品格，兼之对理想、对民主、自由之路的开拓与坚守，我感受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也感触到了现代中国教育的蒙蔽之处。所幸还有这些前辈做我们前进的路标，为我们继承的脚步指引了迷津，并给予我们以信心与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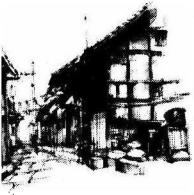
吴秦风

2007年5月4日于北京中关村



Chapter 1 人文学科卷

1. 西学思想启蒙第一人：严复	003
2. 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	016
3. 中国经济学科的奠基者：马寅初	027
4. 现代法学的开创者：伍廷芳	035
5. 现代哲学先驱：贺麟	048
6. 中国现代美学开拓者：朱光潜	060
7. 最具现代性的史学家：陈寅恪	068
8.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079
9. 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	087
10. 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陈大齐	099
11. 伦理学的创立者：刘师培	104
12. 两千年前孔夫子，两千年后陶行知	114
13. 中国社会学重建元勋：费孝通	122
14.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128
15. 人类学中国化先锋：吴文藻	134



目录

Chapter 2 自然学科卷

1.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143
2. 中国近代数学之父：熊庆来	152
3. 中国化学教育家：丁绪贤	158
4. 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胡先骕	164
5. 中国近代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	171
6. “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丁文江	179
7. 近代农业科教事业先行者：邹秉文	189
8. 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	198
9. 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余青松	206
10. 电坛宗师：陈章	212
11. 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伍连德	218
12. 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	226
13. 中国工程之父：詹天佑	232
14. 建筑泰斗：庄俊	240
15. 中国现代化工先驱：侯德榜	245
参考文献	251

人文学科卷

1. 西学思想启蒙第一人：严复

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公派英国留学生，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为清末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术思想的第一人。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孙中山等近代名流皆受其影响。

一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连夜出逃日本，本有数次机会脱身的谭嗣同坚决不走，他在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说：“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戊戌六君子”就义，光绪帝被囚，其他40多位倾向变法和参与新政的官员被陆续罢官、监禁和戍边。一个最需要血性的时代被干干净净地清算。但就在这个大清朝本也最有可能看到一丝亮色的前夜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居然侥幸躲脱，他就是严复。

严复不需要出逃，但死者的鲜血把他的心和天下的仁人志士连在了一起，这是这个已沉入泥淖很久的古老帝国的最后一丝希望，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怎样去接续火种，每一个有能力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救国图存”。甚至早在甲午战争开始，严复就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等文，他一面对专制的封建制度提出最深刻、最尖锐的抨击，一面又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这显然还不够，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再一次刺激，使内心激荡而惆怅徘徊的严复郁积起满腔悲愤的怒火，开始翻译英国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他知道这个老大帝国此时最需要什么。不久，严复把《进化与伦理》论文集中的前两篇译了出来，加上自己的按语，满是悲愤而希望地定名为《天演论》。所谓“天演”，无疑就是最高的法则，而在从前，这个“天”只是皇帝的专号，所以，皇帝要自称天子，而天下都不过是他的私产。

达尔文就这样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文章甫一在《国闻报》上连载，立即就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随后，单行本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印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售缺，而盗版亦不胫而走。后来统计表明，仅就商务印书馆1905年铅印版，到1921年又重印了20次。

《天演论》问世，使1898年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特别值得铭记的年代。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当然，这首先是与严复优美的译笔分不开的，用严复自己的话讲，“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人们争读严复译作，一半是寻求新知，一半是品味美文，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天演论》随后正式出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上的一时之语，随即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当然，也正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如过分追求“信达雅”，以及囿于中文母语原意，加之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同一个词，严复翻译为“天演”，而日本学人翻译为“进化”，而到今天只有“进化”活了下来，当然，这也没什么好丢人的，根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引进的。



严复

那实在是一个日本人疯狂翻译国外典籍的时代（而且是使用中文）。

《天演论》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地震，康有为评价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那是一个整个东亚都备感焦躁和饥渴的年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就开始了“奋发图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中国学人大都采用日本翻译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名词术语的原因），而后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唯有拼命追赶，铁幕垂落，万马齐喑，他们只能满腔愤懑地投入到拯救这个积贫积弱的祖国的大任之中，他们是“老大帝国”的“少年”，他们已不满足于梁启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的宣传，而对于康有为装在“公羊三世”套子里的那些庸俗落伍的东西也不再感兴趣，刚刚慨然就义的谭嗣同《仁学》里那些相对空洞的人权平等的政治呼号也已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大师站出来，站在世界之巅，帮助人们迫切地想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同时还要弄清楚中国要向何处去。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需要启蒙。

正是严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站了出来，他一头埋进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之中，开始了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

是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严复这个名字。

二

严复7岁时入私塾，四书五经读了许多年，一直是照着科举路子往下走的。但到1866年，一生行医的父亲在给别人治病时染上霍乱，不久，家里就只剩下孤儿寡母。正犯愁之时，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的福建船政学堂开始招生，学生入学后不但衣食住全包，每月还发四两纹银的津贴。12岁的严复就这样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马尾船政学堂，学习航海驾驶。

5年之后，当初入学的105人只毕业了33人，严复的成绩排在最优等之列。

毕业后，严复最初到“建威”号上实习，他随这条船政局自制的船到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之后，他又随“扬武”号抵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滨等地。整个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变得宽阔并展现出别样的色彩来。

到了1877年，一个改变严复一生的机会来了，他被清政府选中并随后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虽只有两年时间，但从一个“水深火热”的穷国去到一个爆发过工业革命以及君主立宪制的先进国度，严复如饥似渴般精心研读起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学以致用地关心着欧洲社会政治情形，充满好奇地旁听议会辩论，他甚至还到英国法庭考察审判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并且不耻下问。严复一边考察，一边比较，慢慢就将自己的关注重心落在了各种制度上。

作为一名海军学院学习轮船驾驶专业的学生，严复居然从不曾上军舰实习过，而且据说是那一批留英学员中唯一未上过军舰供职的人，严复可谓是一个异类。但他肯定不是鲁迅所嘲讽过的类似留学日本的那些长辫子同学，也许正跟鲁迅弃医从文的想法一样，严复一到英国似乎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要为黑暗中的中国带回最先进的思想。当年的留学监督李凤苞等人也认为严复的长项在理论、外文和交涉，“堪充教习”，而驾舰远航的操作技能既不突出，又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催生品，严复和他的同学目的性很强，那就是为兴建中的北洋水师培训一批技术人员。所以，两年的时间一到期，严复就回到国内，先领任去了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大概也只是个过渡，随后就被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竟，清政府花了大量财力培训的人才，现在已经到了让他们各就其位的时候了。

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乃晚清“新鲜事物”，草创之初，师生寥寥，建制远未完备，总教习一职往往后置。先于北洋水师学堂的福州船政学堂如此，后来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情况亦如此。



李鸿章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只能做大清国的裱糊匠。

总教习，“保举知府”。

在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颇引人注意。因为李鸿章毕竟大权在握，谁与他关系走得近一点，就会得着不少实惠，而按严复的个性和行为处事风格，李鸿章一定担心严复激烈的言论和超前的思想，加之严复并非李鸿章的嫡系，因而两人怎么都不会走得很近，至少严复不会为其心腹，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严复此后多年一直仕途坎坷。但这也只是说法之一种，假如没有李鸿章赏识，严复也不可能来天津水师任职，毕竟这是李鸿章的地盘。另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一开始就认定严复“诗笔不俗，洋学谅已精通，才器大可造就”，所以才会专函船政大臣调严复来天津。对严复的教学情况，李鸿章也肯定其“教导诸生，造诣精进，异常出力”。

在严复升任天津水师总教习的同时，他的留英同学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这使得一直在同学中学习成绩优异的严复倍感失落，一度还以吸食鸦片消愁，李鸿章知道后，立即以诚开导：“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复自是感动一番。但两人关系到最后仍然有点疏离，严复曾在一封家书中屡屡抱怨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又云：“在北洋

到1884年冬，算来严复已在北洋水师任职近五年了，李鸿章向朝廷上了一道《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分别说到请奖各位，其中给严复的评语是：“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严复原名），由闽厂出国肄业，学成回华，派充该堂洋文正教习……”显然，从中可知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最初数年间的职务应为“洋文正教习”。

1889年秋，严复出任天津水师学堂

当差，味同嚼蜡。”

官场的不顺渐渐使得严复开始了别样打算，他也许感到了自己不是个当官的料，因为与他关系不甚融洽的李鸿章就有名言说“天下最简单的事就是当官”，严复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当时他的悲叹：“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也许此时的严复还多是一派怀才不遇的落寞心绪。因为权力一直就有一种自然的诱惑力，要反复超越很多次才可以超脱，“狂傲矜张”的严复当然也秉承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致仕理想，只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不能得上司垂爱，仕途不顺，等等，终究只得另谋出路了。

想挪窝的严复天真地寄望于科举，希望通过这条千年的独木小桥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想一想都已经做到总教习了，还想去考个什么进士，这实在可笑。但严复是认真的，1889年，严复第二次入京参加顺天乡试，但是没中，到1893年4月，他已近不惑之年，竟再回福建应试，还是没有中。很难想象有这么大学问的人三番五次地参加乡试，连个举人都没拿到，落魄到像许多人一样，为找回一点颜面，连捐带保才弄到了一个道员。在这期间，严复还曾与友人共同投资河南一家煤矿，寻求经济富足，甚或萌生“舍北就南”，转投张之洞麾下的欲念。总之，呆在天津二十年，最后的几年，他没有一天不在“折腾”。

三

1894年7月，世界海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久的甲午海战开始，大清国迅速地走向衰败，恶战当头，严复也像一名斗士一样跃上战场。孰料清朝花了大把银两苦心孤诣地建了许多年的“庞大”海军节节败退，在前后长达七个月的海战中，清军共死亡1600余人，而且他们中大都是福建人或是从福建船政学堂走出的精英，像同严复一起赴英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船政学堂同学“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都命丧大海。